

作

集黑澤明作品集集黑澤明

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

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

黑

明作品集
黑澤明作品集

澤

明作



明

第十章 一枚带血凤的玉钱

然而另外一种情景，落入他的眼内，使他放下的心，马上又怦怦的跳了起来。

原来他看灵兽翠娘半蹲半爬的伏在萍妹妹身边，一动也不动，而阿黄就仆伏在翠娘的脚下，也是一动不动，他知道情形不对，赶忙疾步上前，弯身向姑娘望去，只见萍妹妹脸色灰白，没有一点儿血色，呼吸较前更是微弱，他再将翠娘翻转过来，仔细一看，情形与萍妹妹差不多，呼吸微弱的厉害，如果不仔细察看的话，准以为是死去多时，同时由翠娘身上发出一股与刚才在洞外所闻到的那股中人欲醉的香气。

这种情形使剑华恍然大悟，萍妹妹与二兽均是中了一个人的迷药暗器，而施放此种暗器之人说不定就是洞中厮拚二人的其中之一，他心里一股无名之火陡然升起，疾转身形向二人怒目望去。

那个中年文士与那个中年壮汉，经过片刻的运气调息渐渐恢复过来，剑华此时尚拿不准，哪个是施放暗器之人，所以一双怒目，在两个人脸上溜来溜去，想从其中找出端倪来。

剑华这种眼光，落入那个文士眼中，他只感到有点儿茫

然，不知道这个少年何以会用这种眼光看他，而那个壮汉则就不同了，他每逢与剑华的目光一相接触，就感到少年的眼内有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每当剑华向他望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激灵灵的打一个冷颤。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壮汉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因他心里怀着鬼胎，所以他怕看到剑华那种盛怒的眼神，同时他由剑华对那个少女关心神态中看出，他和少女之间的情感定非寻常，如不趁机赶紧逃走的话，等将旧帐翻出，那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他暗思及此，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将身形慢慢站了起来，眼神向洞口一溜，看起来他的身形好像还未站稳一样，谁知道他心中早就打好撤身的主意，故意如此，想将那个中年文士及剑华的注意引开，所以他不等身腰伸直，猛的一个箭步，身形快的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向洞口掠去。

他快，而另外一个人的身法比他更快，他的身形尚在空中，就觉得眼前一阵微风轻荡，一条人影已立在洞口，他知道自己的诡计已被识破，如不将眼前这个人除掉，自己要想离开此洞，那就比登天还难。

只见他身悬空中，将牙一咬，运力贯于双掌，一式“饿鹰攫兔”，掌挟万钧之力，就向那个阻他去路的人扑下。

他今天也是晦星高照，偏偏遇上了怀有盖世奇学的谷剑华，他的掌力刚一递去，就感到一股无形的潜力，将他的双掌劲力完全给阻住，同时将自己双掌之力竟悉数反弹回来，他就感到胸腹之间一阵剧痛。他暗叫一声不好，也多亏他武功不弱，同时也见机早，硬将双掌的力量向两旁散去，身形也紧跟着向后疾退回去，双脚落地向后踉跄了好几步，才算

站稳。

举起一双恶毒的眼睛，向洞口望去，只见那个少年右手持剑，怒气冲冲的瞪视着自己，而在少年的身旁，立着一头奇大无比的黑鸟，正亦向他怒视着。

剑华何以会这么凑巧就将壮汉给拦了下来呢？原来剑华在向那个文士及壮汉来回注视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眼神不正，偷偷的向洞口飘了好几眼，此时剑华已看出他的心事，剑华不立时点破他，装出没有看到的样子，只在暗中蓄势以待，只要壮汉的身形一动，他就要将壮汉及时拦截下来，那个时候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一年多的江湖磨练，使我们这位忠厚的小侠长了不少的心眼，所以就在那个中年壮汉向洞口疾掠之际，剑华也同时展动身形，施展出师门的轻功绝技缩地换形来，先壮汉一步立在洞口，将壮汉的退路截断，同时运起先天真气，硬接了壮汉一掌。

他们两个这番动作，竟将一旁那个老江湖给瞒了过去，等他惊觉壮汉企图逃跑之际，要想拦阻已是不及，心里既惊且怒，正准备随后赶去的时候，他这里心神一动，就看到少年的双肩微晃，他只看到一团黄影一晃而过，他瞬目向前望去，只见那个少年怒容满面的伫立在洞口拐角处，而那个壮汉凌空掠起的身形尚未落下，显然他是比少年慢了一步，退路被阻。

此时那个中年文士心里既暗喜又感叹，对剑华的身手可以说是衷心的赞赏，就在他思绪未完之际，突见状汉因去路被阻，竟施出拚命的招式，双掌挟着呼呼的劲风，凌空向少年扑下，这一下把他给吓了一跳。

原来他认为剑华轻功再好，可惜年纪太轻，内劲一定不

到火候，以自己数十年的修练，才和壮汉打成平手，少年万不是壮汉的对手，就连自己也不敢硬接壮汉这种凌空下扑的一掌，可是壮汉变招太速，要想及时警告少年闪避时已是不及，心里不由一阵黯然，将眼一闭，同时将身形跃起，向洞口扑了过去，准备少年与壮汉对掌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将壮汉截下来，他身形跃起，而双目依然紧闭未曾睁开，突然他觉得一阵轻风，直奔自己扑来，他还以为是壮汉得手之后，又向他扑了过来，赶忙将双目睁开，一掌前探一掌护胸，同时也将身形落下，举目向前望去。

只见那个壮汉脸色灰白，豆大的汗珠沿额而下，睁着一双恶毒的眼睛，向洞口望着。他只顾了注意壮汉，而忘了少年，现在顺着壮汉的目光向洞口一望，这一望之下，使他惊喜交集，同时心里更加惊奇。

原来他看到那个少年，神定气匀的立在洞中，正向他点头微笑，哪有一点儿受伤的样子，这一来使他对剑华的功力真是莫测高深。

蓦听一声怒吼，发自身侧，他连忙举目侧顾，只见那个壮汉一摇三晃的又向少年疾扑过去，别看壮汉身受重伤，身形不是真快，晃眼的工夫已扑到少年的面前，举掌就向少年当胸劈下。

只听少年一声长笑，身形一斜就闪过了壮汉当胸劈来的一掌，右手轻抬，就将壮汉的手腕勾住，向前一带，左手顺势将壮汉胸前的玄机、将台、期门、章门四重穴完全封住，然后轻轻的将他放在地上。

剑华这种动作，把一旁那个文士装束之人，看的不住暗暗点头，心中暗暗说道：“此子将来前途实是不可限量，不

但功力过人，而心胸却又如此仁厚，难得难得。”不提他在一旁暗自赞叹，再说剑华将那个壮汉放在地上之后，遂对壮汉说道：“朋友，我看你的身手，在武林中并非无名之辈，何以竟用出下五门的手段，小弟实在替阁下惋惜，如听小弟良言相劝，痛改前非，依阁下的身手，一定能扬名武林，为人所尊敬，否则的话，定被武林同道所不耻，言尽于此，听从于否悉由尊便。”说完将手一伸，又继续说道：“请将解药留下，关于阁下的行止，任凭自便。”

那个壮汉听后，又狠狠的看了剑华一眼，一动不动，剑华马上就会过意来，上前一步在他命门穴上拍了一掌，将他被闭住的几处穴道完全震开，又退后一步。

壮汉这才由怀中取出一对小瓶，一红一白，每样从中倒出三粒丸药，顺手放在地下，眼皮连抬也不抬，勉强站起身形，踉踉跄跄的就向洞外走去。

剑华望着壮汉步履散乱的身影，内心顿时生出无限感慨，直到壮汉的身形完全消失之后，才见他将愣愣的目光收回来，轻轻的叹了口气，心不在焉的俯身将壮汉置于地上的几粒解药拾在手中。

剑华掌托解药，正准备向姑娘卧处走去，就在他举步欲行之际，脑际突然闪过了一件事情，只听他呀的惊叫一声，接着就见他双眉紧皱，刹那之间，脸上变换了好几种不同的神情，矛盾、痛苦等……一时之间使我们这位忠厚的少侠，陷入进退维谷，后悔莫及之境，愣愣的立在当地，良久，良久，才见他的脸色平静下来，并现出一种毅然之色，手托解药径向玉榻走去。

龙羁疆，竟被自己轻而易举的给放走了，少时萍妹妹苏

醒过来，问起时自己用何言以答？故而他脸上才会露出后悔，痛苦之色，他本想立即追出洞外，将龙贼擒了回来，可是继而一想，自己怎能出尔反尔，如此不守信义，再说师门戒训，也不允许自己对一个受伤之人，再做赶尽杀绝之举，他思忖及此，才毅然决定，放弃前念，而准备聆听萍妹妹的怨责。

他毅然做了决定之后，心绪瞬即平静下来，同时神情亦觉得轻松不少，迈步向玉榻走去。

剑华步至玉榻，举目向萍妹妹望去，只见她星眸紧闭，气息吁吁，好像是熟睡未醒之状，猛然一看绝对看不出丝毫异状，但是仔细一看，就会觉得不太寻常，原因是此时姑娘的脸色，较前更为灰白，好像是久病未愈，面色难看至极，剑华见状心里一阵痛惜，急忙上前将姑娘的娇躯扶起，倚在自己的怀中，右手将姑娘的牙关捏开，左手拣起一红一白两粒丹丸，就要向姑娘檀口之内送进。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股凌厉无比的劲风迎面袭来，突来巨变，使剑华大吃一惊，左手的两粒丸药不及送进姑娘口里，而捏着姑娘杏腮的右手一松，本能地贯足真力，向着迎面袭来的那股劲风挥去，说也奇怪，他发出的掌力，好像是凭空虚发，所向无阻，使他感到更为惊讶，不由自主地举目向前望去。

只见刚才与壮汉过手的那个中年文士，正站在面前数丈之处，亦正向他望来，二人的目光一接触，那个中年文士对他微微一笑，然后身形微晃之下，就立在他的面前。

剑华对于这个文士刚才偷袭自己的举动，感到疑惑不解，同时心里已微感气愤，现在见他又向自己走来，在友敌

未明之前，他以防万一，遂暗中蓄势以待，双目一眨不眨地盯视着中年文士的举动。

剑华这种紧张的神态，中年文士哪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只见他哈哈一笑，接着张口说道：“刚才在下的举动，定是招致小友的误会，这也难怪，就连我自己，也感到太唐突冒昧一点儿，还望小友见谅。”中年文士说至此处，稍停，接着又说道：“在下虽长小友几岁，若论武功，我这穷酸是望尘莫及，若谈到江湖历练，不是我穷酸夸口，却一定比小友懂得的多一点儿，据我的看法，刚才被小友义释之人，如我老眼不花的话，此人不但心怀叵测，并且是一个行径极为险恶狠辣之辈。他所留下来的解药，其中一定有诈，小友最好先识辨一下，再给这位姑娘服用，以免中了小人的奸计。”说完，面容肃穆地盯视着剑华。

剑华对中年文士的话，微思之下，觉得甚为有理，但是如何才能试验出这解药的真假呢？神情之间，不由得展露出迟疑不决之状，同时两眼愣愣地向那中年文士望着。

那个中年文士对他的心意，好像是洞悉无遗，他不等剑华对他有所询问，便转身向洞外走去。

片刻之后，中年文士又返回洞中，手里端着一盅清水，来至玉榻之前，冲着剑华一笑，伸手由玉榻上取起一红一白两粒解药。放进清水之中，随后右手疾伸，把姑娘挂在颈下的一条珠链拉出衣外。

中年文士的动作是突然而发，等剑华发觉想拦阻时已是不及，他心中不免有点儿气愤，怒目地盯视了中年文士一眼，随手拿起珠链就想替萍妹妹重新放进衣内，然而等他的目光一接触到珠链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双眼用力挤

了一下，再次向珠链望去，这次他不再对自己的双眼，发生怀疑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不允许他不相信。

原来在姑娘的珠链上，挂着一枚玉钱，形式质地色彩，与他胸前所挂的那一枚是一般无二，起初他真以为是他的那一枚，但是等他举手向自己胸前一摸，才知道自己的猜想错了，因为自己那一枚，还牢牢地挂在胸前，所以他才会感到惊惑不止，心中暗暗想道：“天下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会同时雕出两枚来？”

他一面想一面拿起姑娘那一枚，又仔细端详一遍。他仔细一看，这才恍然大悟，两枚玉钱，猛看是没有什么两样，而仔细端详之下，区别可就大了，自己的那枚，其中是条血龙，而萍妹妹这枚，其中却是只血凤，他虽然对原先的猜疑得到了解答，然而还有一丝疑问存在心里，就是这两枚玉钱，为什么色彩、质地、形式会那么相似呢？同时他对那中年文士的来历，发生了极大的疑问，就是他怎么知道萍妹妹身上有这么一枚玉钱呢？连带地使他想到，这中年文士和萍妹妹之间，定有一段不太寻常的关系，否则的话，他不会对萍妹妹藏于衣内的饰物，知道得如此清楚，然而又从未听萍妹妹提起过。因此，他举起一双充满迷惘的目光，又向中年文士望去。

剑华这种惊愕的神色，落入中年文士眼中，使他也微微地有点奇怪，但是他并未在意，还以为是剑华对他的举动感到惊奇而已，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浪迹天涯十余年，始终寻无下落的血龙玉钱，会落在剑华手中，这也是天意早有安排，非人力所能为。

那两粒解药，经过片刻的工夫，已完全消溶于水中，中

年文士对水杯又注视了一下，才伸手将水杯端起，然后将姑娘胸前的那枚血凤玉钱放进水中。

剑华对中年文士的动作，虽然感到奇怪，但是此际他已尽悉他的用意，知道他这不是无稽之为，遂也静静的望着水中那枚血凤玉钱以观究竟。

刹那之间，水中的那枚血凤玉钱，慢慢地发生异样，隐于玉钱中的那只殷红血凤，周身慢慢地罩上了一层黑雾，直至那层黑雾却越来越浓厚并且加重起来，将那只血凤完全遮掩起来，而变成了一只乌凤，那团黑雾至此，才停止加重。

中年文士自玉钱放进水中之后，脸上的神色就随着玉钱的变异而变色，到了最后满脸都充满了恐怖之色，嘴里轻轻地喊了一声：“好险呀！”

剑华虽然不明就理，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否则的话那中年文士不会露出如此惊惧之色。

片刻之后血凤周身那层黑雾才慢慢地消于无形，此时中年文士才将那盅水倒掉，将玉钱握在掌中，双目凝视着，脸上顿时罩了一层黯然之色，喟然地叹了口气，缓缓的将头抬起来，看了剑华一眼，沉吟一下才开口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解药不但是假的，而且其中渗有剧毒，由血凤所显示的现象看来，并且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毒药，这可以说是姑娘的命大，冥冥之中有神灵相佑，使我阴差阳错的赶了来，否则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说完手托玉钱又凝视片刻，又长长地吁了口气，随后又将玉钱放进姑娘的领口之内，这才盘膝坐于剑华对面，朝剑华望了一眼，慢慢的说道：“我想小友此时已是疑窦满腹，并且急于想知道我此来的目的，唉！此事说来话长。”

他说至此处，突然顿口不语，目光灼灼望着洞顶，思绪完全跌进往事中，久久……才见他将目光收回来，接着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语声低哑，面带凄怆地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这个中年文士，竟是早在二十年前就誉满武林的玉面秀士傅君萍，与他同门师妹千手观音云忆茹，被武林同道誉为江淮双侠。

二人同为栖霞老人的门徒，由于两人从小授艺一堂，情随日生，等到艺满出师之时，两人已经到了不可分离之境，栖霞老人早将此情看在眼里，为了达到两个爱徒的愿望，遂于他俩临下山之前，替二人完成了婚礼，然后才命二人下山联袂行道江湖。

两人由于武功独到，在江湖上罕逢敌手，再加上两个人均是俊美超人，未几就已誉满武林，分别创出玉面秀士和千手观音的美号，又因为二人常常出现于江淮一带，所以又被誉为江淮双侠。

在二人进入江湖第五年中，千手观音云忆茹已是珠胎暗结，怀了身孕，玉面秀士傅君萍爱妻心切，为了使娇妻在怀孕期间，能好好地休养，所以才在山明水秀的杭州城外西湖湖畔租了一座院落，与娇妻暂时隐居下来，步门不出，终日与爱妻厮守在一起。

游荡惯了的千手观音起初对这种生活，尚能忍耐，渐渐的她对这种困居生活，已渐感厌烦，而脾气也较前暴躁的多，动不动就大发肝火，娇嗔不止。在这种情形下，玉面秀士不但不气，反而百般慰解，谐语连篇，非要逗到爱妻发笑为止，所以在此段时日中二人的情感，不但未因千手观音时

常大发娇嗔而稍显生疏，反而较前更为浓密，然而好景不常，天下的事情尽难如人意。

某一天玉面秀士进城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回来时天色已是很晚，差不多已时将尽，他怕爱妻等得着急，所以一出城门遂就展开身形，急急的向居处奔去。

正当玉面秀士疾行之际，突然左侧传来女人呼救之声这种呼救声，在这万籁俱静的深夜里，使人听了觉得凄厉难闻，玉面秀士生就了一付侠肝义胆，对此呼救声，哪能不勾动侠肠，遂将身形慢下来，想听个仔细，然而此际呼救之声却绝耳不闻，他倾听片刻，还是寂寂无闻。他想展开身形搜索一遍，继而一想天色不早，爱妻千手观音，一定等得非常着急，再者爱妻此时已是腹隆如山，行动不便，他真不放心爱妻一个人留在家里，万一有个差错那还得了。

所以他思忖及此，就准备展开身形向居处驰去，突然先前呼救之声又起，其中并且夹杂着数名男人的呼叱声，一下使他那即将平息的侠心又被勾起，犹豫了一下，暗暗想道：“宁肯晚回去一刻，聆受爱妻的怨责，也不能见死不救。”他的心意一经确定，遂展开身形，顺着呼救的声音，向前扑去。

玉面秀士在夜色朦胧中，借着微弱的月色，向前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一片黑压压的庄院，呼救之声就从这片庄院里发出来，此时呼救之声，较前更急，更凄厉，好像是已面临生死关头。玉面秀士顿时热血沸腾，将一切顾虑完全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都在想着救人，只见他的身形较前更快，快得就像一缕黑烟随风飘逝一样，如果不仔细看的话，真看不出是一个人在向前疾驰。

再说玉面秀士扑奔至当场，向下一看，只把这位少侠气得玉面生寒，肝胆俱裂，只见他把背伏采购来的东西一丢，张口一声大吼，紧接着身形向院落疾扑而下。

原来玉面秀士立在屋脊向下望时，只见这座宽大的院落里，已是尸横遍地，足有十几具之多，这还不算，而最使他看不入眼的，院落中有五六个彪形大汉，围着一个少女在动手，这五六个彪形大汉的身手均是不弱，他们一边打，一边淫辱之语，不绝于口。

而被围攻的少女，则已是强弩之末，不要说还手，连招架之功都是点滴皆无，甚至于想寻死都不可能，因为那五六个壮汉，根本不让她有寻死的机会，此时少女的身上，已是遍体鳞伤，到处都是血迹殷殷，而这些伤口，看样子又不太重，否则的话，少女早已不能动弹了。

这种情形落入玉面秀士傅君萍眼里，试想他哪能不气愤填膺，所以才大吼一声，跃身下地，起身就想向几人扑去。

玉面秀士一声大吼，在场诸人哪能听不到，就在他的身形刚一跃落地面之际，就见动手的几人之中，一个年约三十余岁的壮汉，仗剑越众而出，迎着玉面秀士一站，先是嘿嘿一声冷笑，接着说道：“朋友，深夜至此意欲何为，如果是想充英雄，那就请阁下把招子放亮一点儿，将今夜之事看个清楚，奉劝阁下最好不要趟这趟浑水，如果阁下不是为此而来，仅是看出便宜，想顺手捞一把的话，那就好办，请阁下自己动手好了，我弟兄五人，绝无异言。”说完目光灼灼地看着玉面秀士。

江湖上的黑道隐语，玉面秀士哪有不懂之理。

只听他哼哼一声冷笑道：“我不拉线，二不立窑，向

以猎取禽兽为生，尤其对那些半人半兽，说人话不办人事的那些兽类，只要被我碰上，从不放过。”

他这一篇连损带骂的话刚一说完，那个仗剑的壮汉已是怒容满面，就听他暴喝一声：“呸！不要脸的东西，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你也不打听打听，燕山五虎在江湖上怕过哪个，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看你也是活够了，今夜我若不让你血溅五步，从此我隐名埋姓，绝迹荒山。”

说完，不待玉面秀士答话，一抬手中宝剑，抖起了碗口大的一朵剑花，一招“神龙出洞”，径奔玉面秀士胸前刺到。

，看得非常清楚，见他出招的身法，就知道此人的功力不弱，他也不敢太大意，但是也并未将此人放在心上，只听他哼的一声冷笑，身形微晃之下，已闪到壮汉右侧，右手疾伸径奔壮汉持剑的手腕扣来。

同时嘴里也没闲着，只听他说道：“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天下的如意算盘，都叫你一个人给打尽了，隐姓埋名，绝迹荒山，你这一生也休想再有那么一天，我看你活到现在，已经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那个壮汉见自己的一招落空，同时眼前之人已失去踪影，知道今夜遇上了劲敌，就凭人家那种轻快身法，自己弟兄五人，就是望尘莫及，如果不敢紧撤身逃走的话，恐怕血溅当场的是自己，而不是人家。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觉得一股劲风，奔自己右手腕袭来，他不用看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右臂向下一沉，将玉面秀士的一招化掉，然后将手中宝剑，化成一招“斜月生辉”斜着向身后撩去。

玉面秀士傅君萍对于壮汉这种避招攻敌的快捷身手，暗中点头赞许，知道今夜如果不拿出点真功夫来，眼前这几个人还真是不好对付，同时他还担心那几个人，恼羞成怒而对少女突下辣手，那岂不变成因他而死，自己将要疚愧终生。

他思忖及此，心里一急，决定先将少女救了下来再说，所以他就借着闪避壮汉向后撩来的一招，身形猛地向后跃去。

他这种突然的举动，使围攻少女的几人，万万也没有料到，等几人发觉时，已被他展开师门绝技三十六路擒拿法，点中了其中二人的穴道，同时也将少女拦腰一把挟在肋下，另外两个大汉见状大吃一惊，双双举起手中兵刃，向他攻至，嘴里并且怒吼连天。

玉面秀士根本不将此两人放在心上，现在看到他们那种急怒的神态，只听他哈哈一声长笑，晃身向二人欺进，好像是蝴蝶穿花一般，在二人的兵刃中穿来穿去，未过几个回合，这两个人也步上他们的同伴的后尘，被玉面秀士点中道，如塑像般呆立在当地。

最早与玉面秀士动手的壮汉，见状心胆俱寒，知道自己弟兄五人和人家相差太远，自己如果再不见机行事，恐怕兄弟五人，今夜要全毁在此处，他暗思及此，遂急忙纵身道：“对朋友这种大恩大义，在下是刻骨铭心，朋友！咱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说完，不等玉面秀士答话跃身就向暗处疾驰而去，原来他怕玉面秀士连他也不放过，所以几句场面话，一交待完，急如丧家之犬，奔逃而去。

玉面秀士等此人一走，遂低首向肋下的少女望去，只见

她星眸紧闭，出气微弱，人已晕过去，她知道少女因用力过度，再加上急怒攻心，一时将气闭住，只要稍加推拿，就可苏醒过来，否则的话时间一久，内腑会因此致成暗伤，到了那个时候医治就要困难的多了。

依玉面秀士内功而论，替少女推宫活穴，可以说是手到病除，然而看他那种神态，好像并未打算替少女推宫活穴一样，只见他剑眉紧皱，双目呆呆地向前望着，脸上显出迟疑不决的神色，原来他想到，自己肋下挟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自己怎么可以替她推宫活穴，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可以说从权而为，然而在推宫活穴时，必须摸遍姑娘的前胸后胸，换句话说姑娘最宝贵而又最神秘的酥胸，要被自己抚摸个够，少时姑娘醒来见到这种情形，哪还不羞愤欲死，这是当时礼教的观念，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所以玉面秀士才会有这种想法，假若换到现在的话，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

再说玉面秀士几经筹思，也想不出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来，低头看看怀中的姑娘，呼吸较前更为细弱，他知道姑娘的伤势逐渐加剧，时间上亦再不允许自己多做筹思，只见他银牙一咬，心中已暗暗决定，认为先将姑娘救醒过来再说，其他的问题可以暂且不管。

玉面秀士主意打定之后，见对面厅堂中，烛光明亮，他遂抱着姑娘，径向那座厅堂里走进。

他这个时候因心急救人，对厅堂里的一切，也无暇细顾，直向窗下的一张凉床走去，将怀中的姑娘，平放在床上，然后将姑娘穿在外边的一袭紧身上衣解开，双掌运力慢慢地向姑娘胸前的期门、将台、玄机几处重穴按了下去。

此际玉面秀士别提有多难过了，他虽然是一个结婚已久，风情早开之人，然而对着这么一对发育成熟诱人的酥胸，定力再好的人，内心里也难免动荡不止，况且玉面秀士的双掌，就按在一对弹力极强的双峰上，虽然尚隔着一层内衣，那种滋味也够人受的，如果不是玉面秀士心地崇高、定力又坚的话，他真无法再替姑娘推拿下去，就是这样，几次都差一点儿中途而废。

玉面秀士这样强慑心神，付出了加倍的真力，才算将姑娘胸前的几处重穴打通，可是这样也把玉面秀士给累惨了，只见他面色发白，挥汗如雨，口里更是喘息呼呼。再看那位姑娘，较前已判若两人，玉面之上已隐隐透出一层红晕之色，呼吸已不像先前那么微弱，但是还没有清醒过来。

玉面秀士见状，知道只要将后胸几处穴道打通，人马上就会醒转过来，他经过片刻的行功调息，真力已完全恢复，他想早点将姑娘救醒过来，自己也算将心尽到，也好早点脱身赶回家去，以免娇妻挂念，遂赶忙将姑娘反转过来，再度运力贯于双掌，替姑娘将背胸几处重穴推活过来。

这次他推拿起来，较前胸就容易得多了，一方面是姑娘前胸的重穴已活，推拿时，可以事半功倍，再一方面现在可以全力施为，而不必再紧慑心神，原因是姑娘的背胸没有前胸那么诱人了。

片刻之后，那位姑娘已发出轻微的呻吟声，玉面秀士见状，知道已无大碍，趁着那位姑娘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又伸手将她翻转过来，使她呼气畅通早点儿苏醒过来，自己可以早点脱身。

此际玉面秀士如果抽身一走，后来的一切事情都不至于